

將心託鴻爪，到處一留痕

黃景仁交遊考

程光敏 著

萬卷樓

文學研究叢書·古典詩學叢刊

將心託鴻爪，到處一留痕 ——黃景仁交遊考

程光敏 著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CIP)資料

將心託鴻爪，到處一留痕：黃景仁交遊考 /
程光敏著。 -- 初版。 -- 臺北市：萬卷樓，
2012.08 面；公分。 -- (文學研究叢書)
ISBN 978-957-739-760-7(平裝)
1. (清)黃景仁 2. 傳記 3. 學術思想 4. 詩評
782.874 101013533

將心託鴻爪，到處一留痕
——黃景仁交遊考

2012年8月初版 平裝

ISBN 978-957-739-760-7

定價：新台幣 320 元

作者	程光敏	出版者	萬卷樓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發行人	陳滿銘	編輯部地址	106 臺北市羅斯福路二段 41 號 9 樓之 4
總編輯	陳滿銘	電話	02-23216565
副總編輯	張晏瑞	傳真	02-23218698
責任編輯	吳家嘉	電郵	editor@wanjuan.com.tw
責任編輯	游依玲	發行所地址	106 臺北市羅斯福路二段 41 號 6 樓之 3
封面設計	斐類工作室	電話	02-23216565
		傳真	02-23944113
		印刷者	百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新聞局出版事業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 5655 號

如有缺頁、破損、倒裝	網路書店	www.wanjuan.com.tw
請寄回更換	劃撥帳號	15624015

序

黃景仁是乾隆年間名動一時的詩人，他的詩歌，絕對可以打動不同年齡、不同際遇的讀者。年輕的戀人，會有感於「記得酒闌人散後，共牽珠箔數春星」的甜蜜、「似此星辰非昨夜，為誰風露立中宵」的悵惘、「別後相思空一水，重來回首已三生」的無奈、「珊瑚百尺珠千斛，難換羅敷未嫁身」的懊悔。同是年輕人，奮發向上者遭遇挫折，讀到「忽然破涕還成笑，豈有生才似此休」、「請將詩卷擲江水，定不與江東向流」，自信心又回來了。飽經世故的讀者，對他「十有九人堪白眼，百無一用是書生」的憤慨、「慘慘柴門風雪夜，此時有子不如無」的欲哭無淚，定必寄予無限同情。至於「將心託鴻爪，到處一留痕」、「夕陽知在那山紅」，他就以短短三十五年的生活體驗，道出了遲暮者的無限滄桑之感。所以，我覺得每一個用心讀《兩當軒集》的，都可找到一些自己喜愛的作品。

《黃景仁交遊考》之作，旨在細繹這位天才詩人的交遊心態如何影響他的際遇，與此同時，我亦希望讀者能透過本篇，盡量欣賞黃景仁的名篇佳句，所以，我在正文及附註中多引多錄，務使這位「遺棄一世之務，留連身後之名」的天才詩人，作品能更廣泛的流布。「請將詩卷擲江水，定不與江東向流」，黃景仁有這樣的自信，絕非敝帚自珍的啊！

弁言

五四運動以來，瞿秋白、陳毅、章依萍、郁達夫、唐弢、阿英等，都鍾情於《兩當軒詩》；章依萍、伍合兩人，皆撰有《黃仲則評傳》；郁達夫更激賞黃景仁的「傲」，隔代神交。到了九十年代，適逢黃景仁逝世二百周年，李國章、嚴迪昌、治芳、錢璣之、金性堯等也相繼發表探討《兩當軒詩》之文章。較近期的，臺灣曾惟文有《黃景仁竹眠詞研究》、臺灣姜淑敏有《黃景仁詩研究》、香港林瑞明也有《黃仲則感遇詩之探究》，但總的來說，他們都是圍繞著黃景仁作品中的戀情、言志、多愁多病、反映現實等方面著筆，至於黃景仁之性格、立志及交遊如何影響他的際遇，則未有專論作過研討。

黃景仁是乾隆時期享譽極隆之詩人，他於太白樓賦詩後，名動京華，先後得到翁方綱、朱筠、王昶等名人、士大夫賞識，按常理說，他的前途是無可限量的。不過，黃景仁往後的發展，卻不那麼順利了，他在短短的三十五歲生命中，雖然不斷應考，但始終不得一仕，最終被債家所迫，客死異鄉，直到他去世的一刻，仍只是個候補的縣丞！黃景仁卒於乾隆四十八年（1783），是年冬天，翁方綱率先編訂《悔存詩鈔》，但把他作品中有涉風月的篇章一概刪削。嘉慶四年（1799），趙希璜搜得黃詩八百多首，刻成《兩當軒集》；其後鄭炳文、吳修、許玉彬、蔣光煦等皆有刻《兩當軒集》，惟皆非足本；直至咸豐八年，即黃景仁歿後七十五年，他的過繼孫兒志述才為他刊成《兩當軒集》全稿。

不少人把黃景仁的失意歸咎於「生不逢時」，不過，我認為他的不遇跟他本身的性格有極大關係。黃景仁之立志，在於建功疆場，他

的體質雖不佳，但他的意氣卻是十分豪邁的。在他的遊歷階段，他沒有把碌碌之輩放在眼內，與共事者不合，便不辭而別，尋找下一個立足處；當他「自嫌詩少幽燕氣」，便「故作冰天躍馬行」；不過，在作客流離中，他便未必能夠為科場舉業作好準備了。黃景仁十六歲的一年，在童子試中以第一名拔貢，可見他是具科場天分的，不過，若要更進一步，就得在經學及制義體裁上多下工夫了。他的好友洪亮吉，自小便讀經、學制義，一生以讀書為務，立志做個學者，最後，亦有經學著作傳世。至於黃景仁，則對詩歌情有獨鍾，對制義體不感興趣，所以，他在往後日子屢試不第，實在是他自己一手造成的。在析論黃景仁的立志後，則進入本文之研究重點，探討黃景仁的交遊如何左右他的際遇。

黃景仁之交遊，若按時間、地域而論，可分三個時期：

一 乾隆三十三年邵齊燾卒前，這是他的求學階段

黃景仁十七歲開始在宜興洵里讀書，十八歲到常州龍城書院就學，足跡都在家鄉常州一帶；直至他二十歲秋應江寧鄉試，跟老師一別，即成永訣，自此他亦結束了求學階段，開始了在外為人幕客的生涯。黃景仁在這時期的交遊，都是他的同里玩伴或同學少年。

二 乾隆三十四年至四十年，這是他的遊歷階段

黃景仁在二十一至二十七歲的七年裏，到處遊歷，實是為人幕客以謀生計。在這段期間，黃景仁活動於湖南、安徽一帶，結識了王太岳、鄭虎文、沈業富、朱筠等名公，也結交了邵晉涵、汪中等學者、狂士。

三 乾隆四十一年至四十六年，這是他在京求仕的階段

黃景仁二十八歲入京，開始與都中名流交遊，當中又與王昶、翁方綱過從最密，繼而認識了以翁方綱為中心的一眾京師名流。

黃景仁卒於乾四十八年，我沒有將他最後兩年的日子視作他的交遊時期，因為他在三十四、三十五歲時，基本上已無交遊可言。按年譜所載，他在這兩年裏放浪形骸，聊落無偶，「日惟從伶人乞食」；再加上，他這時期又無甚詩作流傳，我只能把這兩年視作他獨嘗苦果的階段了。

雖說要明確劃分黃景仁的交遊階段並不困難，不過，要按他每階段的交遊分析他與儕輩的關係，卻不容易，因為在他一生中，跟他交遊最密、維時最久的，都是他求學階段時的同學、玩伴。黃景仁曾說自己「將心託鴻爪，到處一留痕」，此語用以形容他遊歷及求仕階段的交遊，貼切不過。

黃景仁在遊歷及求仕時期認識的，可分兩大類，其一為學者、名流、鉅公，其二為萍水相逢的同病相憐者。在黃景仁而言，自己跟那些學者、名流、鉅公格格不入，所以，他們的交情隨生隨滅，自可想見；他在遊歷期間，也遇上不知凡幾的同病相憐者，合得來的，偶爾會贈以片言隻字，但別後便如水流雲散，各自西東，再沒聯絡了。在《兩當軒集》中，有不少人是僅獲黃景仁贈詩一、兩首，此後便沒有被提及的，主要是這兩類人物。

黃景仁在遊歷階段雖結交了一些名公、學者、狂士，但這時期的他，大部分時間都跟洪亮吉在一起，投贈最多的，也還是少年求學時期之友伴，至於新相識，黃景仁跟他們的文字來往為數甚少。汪中、顧文子、朱筠三人，是黃景仁在遊歷最初兩年所結交的，除此以外，他在此時期結交者，為數極少。至於洪亮吉，可謂黃之生死之交，相

識亦最久，故作專章論述。

《兩當軒集》詩中涉及的人，著實不少，但有些人只在一兩首詩中出現，有些人更只在朋友聚會中露過名字，我認為這些人都難以稱為黃景仁的交遊；本文只選取那些在《兩當軒集》中有三首或以上作品中被提及過，或可明確看出黃景仁跟他們有較深厚交誼的人物，加以探究。某些當代名人如畢沅，黃景仁集中只有一首《和畢中丞悼亡詩》；王昶與程晉芳的名字，各在三首聚會題跋類作品中出現，但個人投贈之作，則付闕如；我認為，這些只是應酬之作，難以窺見他們的交情，所以，這類人物不在討論之列。不過，當中亦有例外的，例如翁方綱，黃景仁只贈他幾首應酬之作，當中絕無涉及個人交誼，但翁方綱既謂黃景仁對己執禮甚恭，本文自要詳加分析，澄清疑點。又如蔣士銓、吳錫麒、張埴三個，黃景仁並沒有寄贈他們的作品，亦不見得與他們有深厚交情，但他們既與黃景仁認識，為人性格上跟黃頗有相類之處，又對黃之遭際深感惋惜，本文若要論證黃景仁在個人心態上抗拒那些官場中人，便不能置而不論了。

黃景仁賦性孤傲，他的交朋結友，完全取決於個人主觀意願。十六歲時的他，就以「上視不顧」對待那些想與他結交的一般士子；到他二十八歲入京後，雖不得已跟名師名流周旋，但他也只與翁方綱等一小撮人交往。黃景仁的交遊宗旨，就如他自己說的「平生求友志，休作世情看」，性情、立志相近的，他樂意結交，至於對那些「市道之交」，他是完全不感興趣的；所以，當他進京後要與一眾名流打交道，他便感到無比痛苦了。

總結黃景仁一生的交遊，我會以「率性而行」四字概之。黃景仁曾與孫星衍、汪中過從甚密，因為孫、汪兩人在早年都以「狂」著名，跟黃景仁甚為相似；但及後孫、汪折節鑽研經學，黃與他們的交往便轉疏了。黃景仁這個「率性而行」的詩人，詩風隨著個人成長遭

際逐步形成，整體而言，都在表現他在該時該地的切身感受；所以，當他入京以後，雖然翁方綱等京師名人對他詩歌的怨懟之氣太盛、題材有傷風雅，頗有微言，但他仍是我行我素。由此可見，黃景仁視創作為表達個人感情之工具，別人根本無置喙之餘地。黃景仁的性格、思想、詩風，是不會受儕輩左右的！不過，黃景仁的交遊宗旨，為他帶來的只是一生落魄吧！

目次

序	1
弁 言	1
第一章 黃景仁生平及詩風	1
第一節 性格與際遇	4
一 黃景仁的性格	5
(一) 縱情酒色	5
(二) 野性難馴	7
(三) 傲岸不群	8
(四) 堅毅不屈	11
二 黃景仁的際遇	13
第二節 立志與實踐	16
一 建功疆場——黃景仁的最終理想	17
二 消極退隱——黃景仁的無奈	21
三 憤懣不平——黃景仁的控訴	22
四 體羸放浪——黃景仁落魄的原因	26
第三節 詩歌特色及主要題材	28
一 詩歌特色	28
二 詩歌主要題材	31
(一) 自傷不遇	31
(二) 自傷漂泊	39

(三) 自傷衰頹	47
(四) 自傷孤獨	51
(五) 自傷貧賤	55
(六) 鄙視流俗	58
第四節 詩派紛陳，此身何屬	63
第二章 黃景仁求學階段之交遊	67
第一節 邵齊燾——亦師亦友	67
第二節 城東諸子——弱冠之交	71
一 左 輔	72
二 蔣青曜	77
三 孫星衍	79
四 趙懷玉	81
五 楊芳燦	83
六 馬鴻運	84
第三節 龔梓樹與萬黍維——同學少年	85
第三章 黃景仁遊歷階段之交遊	89
第一節 汪中——狂氣相投	89
第二節 顧文子——同病相憐	93
第三節 朱筠——憐才愛士	95
第四章 黃景仁在京之交遊	99
第一節 撲朔迷離的交情——黃景仁與翁方綱	99
一 翁方綱與肌理說	99
(一) 生平及性格	99

(二) 肌理說的政治意義	101
(三) 肌理說的主張	103
(四) 翁方綱的詩歌特色	103
(五) 肌理說對當代詩壇的影響	106
二 《悔存詩鈔》的編訂	107
(一) 黃景仁對自己詩集的重視	107
(二) 翁方綱缺乏編訂黃集之動機	109
(三) 翁方綱刪訂《悔存詩鈔》的真正用意	109
三 翁、黃兩人的關係	111
(一) 翁黃兩人關係疏離	112
(二) 黃景仁性格高傲	113
第二節 畏友吳蔚光	114
第三節 驛路成傾蓋，霜天各敝裘——施晉與余鵬翀	117
一 施晉與黃景仁	118
二 余鵬翀與黃景仁	119
三 黃景仁、施晉、余鵬翀三人之交往	121
第四節 鴻爪不留痕——蔣士銓、吳錫麒、張勛	122
一 蔣士銓	122
(一) 生平及性格	123
(二) 詩歌特色	126
(三) 蔣、黃兩人的關係	155
二 吳錫麒	158
(一) 生平及性格	158
(二) 詩歌特色	158
(三) 吳、黃兩人的關係	167
三 張勛	168

(一) 生平及性格	168
(二) 詩歌特色	168
(三) 張、黃兩人的關係	172
第五章 至死不渝的友情——黃景仁與洪亮吉	173
第一節 洪亮吉之生平及性格	173
第二節 洪亮吉之詩歌特色	180
一 詩歌主張	180
二 詩歌的主要題材	181
(一) 寫友情	182
(二) 紀 遊	203
三 洪亮吉與性情詩	206
第三節 洪、黃兩人的關係	209
後 記	211
參考文獻	212

第一章

黃景仁生平及詩風

黃景仁於《清史列傳》及《清史稿》皆入文苑傳，但所記頗略。《清史列傳》說他「生平於功名不甚置念」¹，我認為未必符合事實。至於《清史稿》，則把他附載於蔣士銓傳，只述他少年早慧，賦詩太白樓一舉成名，以及為債家所迫，抱病出關，最終卒於運城數事²，復於趙翼傳附帶交代了他是「毗陵七子」之一，記載就更簡略了。若只看這些零碎記載，就只顯示出黃景仁是個頹廢的天才，若這是事實，那他的一生落拓就不會令人感到意外的了。

我們要對黃景仁有較深入的瞭解，就當參考他的摯友洪亮吉為他撰的〈國子監生武英殿書簽官候選縣丞黃君行狀〉³了：

君諱景仁，字漢鏞，一字仲則，系出宋祕書丞庭堅。……君美風儀，立儔人中，望之若鶴，慕與交者，爭趨就君，君或上視不顧，於是見者以為偉器，或以為狂生，弗測也。……

歲辛卯，大興朱先生筠奉命督安徽學政，延亮吉及君於幕中。先生賓客甚盛，越歲三月上巳，為會於采石之太白樓，賦詩者十數人，君年最少，著白袷，立日影中，頃刻數百言，遍視坐客，坐客咸輟筆。時八府士子，以詞賦就試當塗，聞學使者高

¹ 周駿富：《清史列傳》，《清代傳記叢刊》第104冊（臺北市：明文書局，1985年），頁991。

² （清）趙爾巽：《清史稿》第19冊（臺北市：洪氏出版社，1981年），頁13391。

³ （清）黃景仁：《兩當軒集》（上海市：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頁604。

會，畢集樓下，至是咸從奚童乞白袷少年詩競寫，一日紙貴焉。……居半歲，與同事者議不合，逕出使院，質衣買輕舟，訪秀水鄭先生虎文於徽州。越日追之，已不及矣。其標格如此。……

君性不廣與人交，落落難合，以是始之慕與交者，後皆稍稍避君，君亦不置意。……

在洪亮吉心目中，他這位摯友是個不廣與人交，落落難合的人，是個對慕與交者或上視不顧的狂生。在朱筠幕中時，黃景仁因與同事者意見不合，便自行離開使院，質衣買輕舟，不辭而別，根本沒有向朱筠交代一句；他的舉措，雖可顯示他的特立獨行，但對朱筠而言，他就是太不留情面了。黃景仁系出名門，加上美風儀，又詩才卓著，事實上，他是絕對有資格傲視同儕的；不過，來自貧窮家庭的他，偏偏缺乏了有助他獲取功名的家世和社會地位，所以，他便以狂傲的態度，冷對世人，但正是他這種性格，為自己的前途帶來了難以估計的負面影響啊！

黃景仁雖命途多蹇，但詩歌卻風行一時，張維屏在《國朝詩人徵略》⁴中，說他是一代無幾的天才；郁達夫去黃景仁之歿已過百年，他在一九三二年撰寫的〈關於黃仲則〉⁵文中，除表達出對《兩當軒詩》的喜愛，也道出黃景仁詩歌復興之事實；到了一九八二年，黃景仁在

⁴ 古今詩人，有為大造清淑靈秀之氣所特鍾而不可學而至者，其天才乎？……夫是之謂天才，夫是之謂仙才，自古一代無幾人。近求之百餘年以來，其惟黃仲則乎！錢仲聯：《清詩紀事·乾隆朝卷》（南京市：江蘇古籍出版社，1989年），頁7407。

⁵ 要想在乾、嘉兩代的詩人之中，求一些語語沈痛、字字辛酸的真正具有詩人氣質的詩，自然非黃仲則莫屬了。……最近十年，《兩當軒集》居然也成了一種復興的樣子。黃葆樹：《黃仲則研究資料》（上海市：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頁259。

常州的故居更被政府列為文物保護單位⁶。由此可見，黃景仁的詩歌在他生前死後一直深受讀者歡迎。

霍有明在《清代詩歌發展史》⁷中認為，黃景仁身處的時代，雖號稱乾、嘉盛世，但那只是社會的表面現象。在那個時候，有不少像黃景仁般有識見的知識分子，早已洞察承平社會背後的陰暗面，但他們可能未有黃景仁的才情，難以寫出引人共鳴的詩句；進一步而言，就算他們有黃景仁般的才情，若為前途設想，也未必會像黃景仁般不顧當權者的喜惡，暢所欲言，縱有百般鬱結，也只得盤積於胸。《兩當軒詩》一出，不啻為一眾不遇於時卻噤口不敢言的知識分子吐一口烏氣，所以，黃景仁的詩作能風靡一時，絕非偶然。

張仲良在〈清代詩歌的兩大特點〉⁸一文，也認為黃景仁能道出乾隆盛世背後隱藏的社會問題；就因為他「只知獨夜不平鳴」，為一般知識分子發出「百無一用是書生」的感嘆，所以，他的詩歌自乾隆年

⁶ 明年為詩人黃仲則先生景仁逝世兩百周年，政府將其常州故居列為文物保護單位，爰成一絕。黃葆樹：《黃仲則研究資料》，頁503。

⁷ 乾隆後期至道光前期，是一個令人窒息的時代。……許多詩人屈服於朝廷的箝制壓力，迷惑於「盛世」的表面承平，脫離社會現實生活而侷限於形式上的追求，致使形式主義、擬古主義的詩風流行詩壇。……在這種情況下，則先後有黃景仁、王曇、彭兆蓀、陳沆等著名詩人奏出「盛世」的不諧和之音，從不同側面透視出封建末世的本質。……在黃景仁的詩中，這種磊砢不平之氣時與幽苦之情交織在一起，從而使幽苦之情的程度彌深。黃氏的詩歌之所以能引起那些對封建社會不滿、長期處於下層的知識分子的共鳴，其一重要原因正在於此。霍有明：《清代詩歌發展史》（臺北市：文津出版社，1994年），頁298。

⁸ 雍正、乾隆時期是清朝的「盛世」，社會經濟由恢復進入發展階段，呈現出繁榮景象。但社會上貧富懸殊，統治階級窮奢極欲，生活極端腐化，廣大勞動人民生活十分困苦。儘管統治階級實行高壓政策，還是有不少作家敢於面對現實，大膽揭露社會矛盾。……黃景仁的詩寓發個人愁苦的生活，飽含辛酸憤激的淚水，襯托出人間的不平，也有一定的現實意義。張仲良：〈清代詩歌的兩大特點〉，《江漢論壇》第2期（武漢市：湖北省社會科學院，1987年）。

間開始流傳，是合理不過的。

我個人認為，黃景仁一生的際遇，與他的根本立志有不可分割的關係，他有的可能是「書生之見」，但他立的並不是「書生之志」！本章將對黃景仁的性格、際遇以至詩風作深入的探討。

第一節 性格與際遇

黃景仁一生，詩名甚籍，但他求仕之途，卻不平坦，直到辭世的一刻，他仍只是個候補縣丞；當代之達官貴人，愛其才者甚多，而願意加以提攜者，卻寥寥可數。在當時對黃景仁最為欣賞的，畢沅是其中一個，當他讀到〈都門秋思〉，即謂作品可值千金，並先寄五百金，促黃到西安見面，但畢沅對黃景仁的幫助，就止於贈金。另一個翁方綱，聲稱黃景仁對其執禮甚殷，但翁方綱對黃景仁，卻沒有像對凌廷堪般多方指點、提攜，反而在黃歿後，把黃的詩歌刪個七零八落，編訂成一本令識者為之痛心的《悔存詩鈔》。嚴迪昌在《清詩史》⁹中，認為黃景仁的「怨尤之習生而蕩僻之志作」，使一輩名臣顯宦、儒雅耆宿都只能對他投以欣賞的目光，但不願意伸出援引之手，那是十分接近事實的。我在下文先據《兩當軒集》詩歌對黃景仁的性

⁹ 事實是，他那「一身墜地來，恨事常八九」（〈冬夜左二招飲〉）的情懷不只是難被人理解，究其實乃不為世俗所容忍。即以當時素稱愛其才而憫其遇的那些名臣顯宦、領袖文苑的儒雅耆宿如畢沅、朱筠、王昶、翁方綱等人，雖則深為賞嘆黃仲則猶如哀猿叫月、獨雁啼霜的才調，但一當涉及他那類似「怨尤之習生而蕩僻之志作矣」的襟懷時，總是既曲為其辯又甚多微辭。所以，他們不是在其生前規箴以「願子養病暇，時復御緗素；博聞既可尚，平心亦有助」，就是在他歿後仍喟嘆其「卒以不自檢束，憔悴支離，淪於丞卒」。似乎詩人的「高才無貴仕」純係不能「平心」、「不自檢束」的咎由自取！雖然，他們對黃仲則其人及其詩並非「不詳其意之所屬」。嚴迪昌：《清詩史》（杭州市：浙江古籍出版社，2002年）。